

第一回 千里关山欺二竖 六朝金粉擅双珠

暇日无事，遍阅诸家说部，如《西厢》、《还魂》、《长生》、《琵琶》等书，写得淋漓尽致，无非发挥一个情字。言言合理，洞中人心。古今来多少英雄总不能于情脱略。即人生五伦之乐皆可言情：出身事君，鱼水之情；居家事亲，色笑之情；昆弟联棣萼之情，夫妇笃燕好之情；朋友有投赠之情；推之于日月，四时虫鱼、花鸟，目见之而成色，耳遇之而成声，皆足怡我性，悦我情。吁！此得乎情之正者也。或不然秦楼楚馆，随时狎邪；白首争盟，黄金买笑；间或得一知己，两两情浓，生死不易；若者虽非情之正，亦情之钟也。其余如朝暮阳台，沉酣云雨，则谓之淫。所谓情者，非人人共喻之情，惟尔我独得之情；宣诸口而不能，蕴于心而不泯，刻骨相思，切身痛痒者，斯谓之情。然而非什百庸众之流，所以梦及。何也？缘情以文生，文以情副。故才人魁首，始识情真；仕女班头，方臻情妙。或以余言为诳者，观昔之薛涛工冰，琴操通禅，怜人小小，湖前墓石犹存；不语真真，画里音容宛在；何莫非心似珠圆，身同玉洁者哉！寄语多情，可信余言之不谬矣。

闲话休提，单言正传。却说我国鼎盛之时，金陵出了两个名妓慧珠、洛珠，本系同胞所生，原籍苏州人氏。却也是个好出身。他父亲姓聂名泰森，娶妻王氏，单生了慧珠姐妹二人。泰森在苏州开升药铺，生意十分茂盛。到了中年，身边大大余积了几文，一时富兴顿生，收了药铺，携资货赴部，捐了个巡检。不到半年，铨发了广东河泊所，是第一个好缺。泰森欢喜非常，急急赶回苏州，带了妻女赴任去了。

不料喜极悲生，一则泰森年过半百，不经劳苦；二则广东近于烟瘴；到任未交一年，忽然得了个奇疾，一命呜呼。可怜王氏举目无亲，虽然有点积蓄，泰森一味要好，冀图拉拢，在日时全数结交人了；只得勉强摒挡，盘了丈夫棺柩，特了两个幼女，悲悲切切，一路归家。不止一日，已到苏州。要知世上人，多半是势利的；泰森赴任时候，他等都十分热闹；今日棺柩回家，连吊慰的都少了。王氏择日将夫安葬已毕，想起自己终是个女流，又无自己亲戚可靠，何能眼睁睁的坐吃山空？只得央人将本身住屋，与几亩薄田卖去，带了女儿，来投同胞弟王仁。

这王仁在金陵开了个果铺，倒也过得去。谁知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泰森到广东时，王仁已经病故，王仁又无家小，所以无人送信。王氏到了金陵，偏又落空，急得要死，却也没法，只得赁了一间房子，在秦淮河边暂且住下。终日悲苦，想着丈夫，又想着兄弟。所喜两个女儿，业已成人，生得十分跳脱；心性又灵巧，寻了些针黹，贴补过活。

一日，王氏坐在房内，看着慧珠替人家刺绣，洛珠站在旁边；一对儿如粉妆玉琢，容光互映。王氏忽然低头，叹了口气，想道：“如此两个女儿，偏偏他父亲早死，

将来逐高就低，不知许配个甚么人家。若此时还在广东，怕没有大家子弟前来应聘？”又转想道：“丈夫辛苦半生，未能安享，大不该捐这个穷官去做，把性命都做掉了。到金陵来指望靠着兄弟，那里想到兄弟又死了？三个无脚蟹女流，落魄异乡，将来不知如何结局！”想到此处，不由得扑簌簌落下泪来。洛珠一眼看见，忙忙走过，用手伏在王氏肩头，笑道：“母亲！好端端的为何又寻起苦恼来？你看大姐绣的个交颈鸳鸯，比翼双栖，同活的一般！”慧珠听得妹子说话，抬起头来，看见王氏泪痕满面，又听妹子说“交颈鸳鸯如活的一般”，不觉触动自己心思，眼圈儿一红，也流下泪来。洛珠见姐姐又哭了，怔怔的不知何故，自己心里觉得一酸，也哭起来了。王氏正在悲伤之际，又见两个女儿如此，欲要劝劝他们，无奈喉间悲咽，不能说话，心中愈急，那眼泪愈来得涌，索性放声大哭。

母女三人，正哭得难解难分，却惊动了隔壁邻舍宋二娘走了过来。这宋二娘是个寡妇，专靠做穿媒说事打合过日子，生得伶牙俐齿，女眷们多喜欢他。外面送他个绰号，叫做“说不煞的宋家”，又叫做“寡妇嘴”。那日听得王氏家中哭得惊天动地，怕甚么事了，忙忙的走过来。一抬头，见他母女三人相对而哭。笑道：“咦！奇怪得很！人家无事，说了顽，笑了顽，也有闹了顽；却没有见过你娘儿们，坐在家里哭了顽！如果欢喜哭，现在三山街上刘大人家老太太死了，前日找了多少人去举哀，我把你们举荐了去，还可以将眼泪换钱用，强如在家白白的把哭多糟蹋掉了！”

王氏听了，忍不住扑哧的笑了一声。二珠也笑了起来。一面让宋二娘坐下。二娘道：“聂奶奶！我与你做了几个月邻居，不是听见叹气，就听见哭泣，你们的景况，我也稍知；纵然日夜愁烦，于事何济！都要想个一定主意。况你家两个姐儿，要算数一数二的人材，没事望望，也是欢喜的。”

王氏叹了口气道：“二娘你不问我，我也不说。终日愁苦，就是为的他两个宝贝。我今年半百外了，死亦死得值，这般日子，也无甚贪恋处。所虑他姐妹两个，又未曾许配人家。不怕你笑，高门大族，是不要我们家女儿的；过于不成个人家，我又不忍草草了结他们终身。”二珠听见说到他们身上，托故进房去了。二娘点点头，把王氏看了一眼，迷迷笑道：“我倒有个从权的法儿，只怕你老人家不愿意。”王氏道：“说也何妨？大家商量商量。”二娘把自己座头挪了一挪，靠着王氏肩下，低低的笑着说：“若论这句话，我也不该说。承你老人家意思，一定问我，好比粉牌上写字，抹掉了重来。”王氏笑道：“正文一句没有说，倒罗罗嗦嗦的，讲了一起的闲话，真真不愧了那个混名儿。”二娘道：“好歹你要我说的，说错了，你不能怪我。我走过多少大家小户，好的丑的，都比不上你家两位姐儿。以现在时势而论，你不要怪，旧家是不愿与你结亲；若是将就些，不独你不肯，就是我也可惜你两位姐儿的人品。这些话，还是后文。目下的日子，我见你们很不容易支持，单靠做针黹，一日到晚，不过那几个钱，终非长久之计。你家姐儿，既生成这样好相貌，不如从个先生学学弹唱，一二年中传说开去，引动了一班大老官，要一千是一千，要一万是一万，好在陪人谈谈唱唱，又不做那些没行止的事。南京城里，是这般邪气，越是如此，声名越重；或者碰着了合式的王孙公子，郎才女貌，一样做个平头亲儿，将你接了去，后半世不愁了。你家姐儿，将来做太太做夫人，多料不定。况且你们是异乡人，没有人知道底子的，后来衣锦还乡，一床锦被，盖得密密的，那里有人晓得？还有句说话，你老人家可晓得，如今世上的人，是笑穷不笑财的。这是我一番好意，不要认做唐突你老人家！”

王氏摇摇头道：“我虽非名门大族，也是个清白人家；亡夫在日，也做过小官，岂不被人说我们穷的志气都失了？倒不如饿死了，还算干干净净的。”二娘听了，冷笑一声道：“我说你不愿意，又逼着我说，倒教我没趣！”说着，讪讪的走了出去。王氏只说声：“好走。”将门关上。

母女三人，吃了晚饭，收拾已毕，忽听得窗外淅淅沥沥的下起雨来。王氏点了灯去看门户，见灶下柴一根也没得，再看看米，也只够一日吃。心中好不烦恼。偏生天又落起雨来，进房对二珠道：“前日那针黹上钱，可有没付过的？”慧珠道：“连下月的都付完了。”王氏道：“这便怎处？柴米两样，一时俱没了，又无处挪借；就是这几件衣服，已近深秋，天气一日冷似一日，万万脱不下来。这个日子，怎么挨得下去？适才宋家里的话，未尝无理。想一想，我们如今除了这着，也没有别的路走，最难是面光光的，怎样转得过来？我做娘的，断不能逼你们干这件事。”说罢，深深的叹了一口气，掉了几点泪来。慧珠道：“宋二娘的话，我也听着的；虽然不近情理，却是为我们的话。女儿们不懂得甚么，母亲是有年纪的人，且将二娘的话斟酌斟酌，可行则行，不可行就罢。难道母亲还给苦女儿们吃么？”

王氏听女儿话已活动，心中欢喜。次日，到宋二娘家，不好陡然开口，只得先托他借贷。二娘却说了多少难字。王氏明知道他不行，随后慢慢引到昨日话上来，托他找个先生，却暂时没得束修送的，并允定二娘日后重重酬谢。二娘拍手道：“我说你老人家乡下人吃橄榄，回了味了！这件事，却容易。斜对门，有位郭先生，他名字叫个郭桓，是你们苏州人，先前倒是个大嫖客，如今玩完了，教几个女孩子，很过得去。人是极好的，他本是个大处出身，只要学生合式，不讲究钱财的。而且一肚子好笔墨，本地人都不肯把他当教师看待。明日我去说声就是了。他有几个女学生，都是我说进去的。”

王氏谢了又谢，方回家来。果然二娘对郭先生一说即行，次日将二珠带去，见了先生，郭桓看他姐妹，大有出息，十分愿意，连束修都不要，言定日后一起酬师。王氏格外欢喜。从此每日二珠早去晚回，间有缺乏，二娘倒肯代王氏挪借点儿。一则二珠心地灵巧，加以郭桓尽力教导，不到半年，二珠声名，大半城皆知。兼之二娘逢人说项，称赞得天上人间，有一无二。有几个慕名来的，先走了二娘的路，方许见面。二娘又把二珠声价，说得重重的，这些人见了面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倒也情愿，竟以一见为荣。王氏身边，年来很聚了若干。在桃叶渡口，买了一所大房子，门前有一片空地，连二娘都接过来同住。烦他各事帮补，倒也相安。

慧珠今年长成十九岁了，生得面艳芙蓉，腰柔杨柳；兼之琴棋书画，件件皆精，说不出那一种秀洁的丰神，令人见之可爱可敬。却性喜简默，不轻易与人一言。洛珠比慧珠小一岁，生得肌体似玉，骨重如金，于笔墨上，却不甚留意，音律弦索，独步金陵，又蔼然春风，令人喜悦。每到兴酣时，随口诙谐，总成妙语。他们同学时，有两个女孩子，一名蒋小凤，本地人；一名赵小怜，苏州人；皆是色艺绝佳，与二珠甚为契合。小凤到扬州去了，小怜回苏州去了。外面有一句口号道：“要看美人图，金陵看二珠；要看真活宝，世上有二小。”一时公子王孙，骚人词客，或接心交，或联密友，车马填门，无时得暇。

这二珠的声名，越传越广，却引动了一位多情义才子，做出了许多绝顶的事来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偕友寻芳桃叶渡 论诗共醉菊花天

却说金陵城内，有一位致仕的乡宦，姓祝名封字颂三；本是巨族，由科第出身，做过一任山东按察使。因与上司不合，告病回家。夫人江氏，是现任兵部尚书江丙谦的胞妹。膝前一子一女，公子 19 岁，取名登云字伯青；小姐 18 岁，名琼珍，小字瑶君；皆生得如花解语，比玉生香。伯青 17 岁上，已入泮宫，是一名饱学秀才，合城尽知。因为祝公有此佳儿，必谋佳妇，不肯草草结姻；所以伯青年已弱冠，尚未有室。生成是一个豪迈任性的人，全不以仕进为念，一味看山玩水，啸月吟风。常说道：“人生百年，如驹光过隙；最难者是少年时候。譬如人过到一百岁，是为上寿；十岁以内，孩提无知，不能算的；十岁以外至二十以外，正是少年，至多不过二十年，除此则中年占去二三十年；晚年又占去二三十年。合之，百岁光阴，最妙者是少年；而最短者，亦是少年。古人云：‘人生难得是青春’，语真不谬。何况天生我辈稍有才貌，更不可忽此少年，以负天公独厚之意。若说到功名二字，三十而外，谋之未为晚也。”祝公亦偶有所闻，心中却不愿意。无如儿子天性若此，更兼膝前只有一子，却也无可如何。又知道儿子胸襟是旷达的，平时识见迥不犹人，断不肯糟蹋自己。好在已入了学，也不算白衣人了。想他都该有一定成见，牢不可破，索性装点痴聋，随他去了。所以伯青格外潇洒自如，由得自己。他却克尽为子之道，凡事禀明而行。祝公夫妇无有不依的。

平生有两个好友：一个姓陈名眉寿，字小儒，浙江人。他父亲做过江宁知府，现在寄寓金陵，是前两科的举人，比伯青长三岁，娶妻方氏。一个姓王名兰字者香，与伯青同学，小一岁，聘的是现任通政司洪鼎才的女儿，尚未过门。都是才高北斗，学富西园，兼之放荡不羁，全没有半点纨绔气习，更与伯青臭味相投。祝府住在广艺街，陈府住在三山街，王者香住在武定桥，相去不甚过远。不是你来，就是我往，日日相聚。

一日，伯青起身，吃过早点，闲步庭前。此时正是深秋天气，菊花大开，庭内庭外，摆列了百余种名菊；高高下下，五色缤纷，觉得秋天一片高爽之气，令人神清体畅。细细的赏玩了一回，高兴起来，着服侍的小僮连儿，吩咐厨房预备几样精致的肴品，意在约陈王二人过来，持螯赏菊。连儿还未转身，只见管门的祝安进来说道：“王少爷过来了！”伯青抬头看时，王兰已至庭前。伯青忙起身相迎，王兰笑道：“伯青兄！有此好菊花，却躲在家里，一人赏玩，连朋友都不招呼一声！还要我作不速之客，论理该罚不该罚？”伯青笑道：“你这油嘴，其实可恶！见了面，无论是非曲直，都要硬派人个不是。你几时见我背着你作过乐的么？我正要打发人来请你，你等不及，自己撞上门来，反说我不好，可有此情理？”连儿在旁插嘴道：“王少爷！不要

错怪了，我家少爷已经吩咐厨房备菜，还要去请陈少爷哩！”王兰摇着头道：“我不信，你们主仆，是彼此回护的。”伯青道：“就算我不好，如今请你，可以没事了。”王兰对着连儿说：“可去知会厨子，把顶肥大的螃蟹，买他一担，好好的煮来；不然我吃得畅快，还要不依你家主人！”伯青笑道：“我倒不惜一担蟹，只怕你吃伤了，要去买使君子，那就不妙！”连儿笑嘻嘻的走了。伯青又着祝安去请陈小儒。两人说说笑笑。

少顷，小儒亦到，连儿将桌椅在菊花旁边排开，主宾三人，欢呼畅饮。王兰道：“伯青，你可知我今日来寻你们何故？”伯青道：“不过来撞白食罢了。”小儒道：“者香这白食出了名，将来只怕是条官衙！”王兰道：“小儒兄！你不要帮着他一味刻薄我。只恐我这句话说出来，你就乐的受不得，那时求着我，我也不睬你！”伯青道：“且慢夸口，如果说出来，配我们求你，说不得我同小儒就求你一求；若是不配，罚你跪在菊花前，做十首菊花诗，才饶你！”王兰道：“这也使得。”自己斟了一杯酒，一饮而尽，向小儒道：“你常在外面走动，可知如今南京城内，出了两名色艺兼优的名妓么？”小儒道：“头一句话就错了！若论如今妓女，要论貌，还可；若论到才，不过记得几句唐诗，胡乱写几个东倒西歪的字，就哄动一方，说是个名妓。考香却也不俗，何以也以耳代目，真真令我不解！”王兰听了，把双手一扬，在桌上拍了一下道：“何如，我常说风流倜傥这四个字，是不能与俗子说的！”小儒道：“我倒不俗，真真你俗入骨髓了！”伯青道：“你们且慢斗口。者香说完了，大家评一评。还有一说，好在说的是本城，我们去考试他一回，真伪即分。”王兰道：“伯青兄还算是解人。”小儒道：“你说罢，我等得不耐烦了！”

王兰道：“日前我同一个学中朋友，闲步湖上。那朋友偶说道：‘如今有两个名妓，叫做聂慧珠、聂洛珠，你可瞻仰过么？’我耳内也听见有人说过，一时高兴，同了这朋友去。起初我也同你们意思一样，不过稍通文墨，那里当得起名妓二字？不料会见二珠谈了片刻，不是我自坠志气的话，我王者香平时也算个小有名的人，到了他姐妹面前，觉得自形龌龊。非独内才兼具，而且外貌双优，令人可敬可爱。偏生此等人，沦落风尘，又觉可惜。一时心中敬爱惜三字，颠倒上下，反一句话说不出来，倒被那洛珠嘲笑一句，说我像个息夫人。我坐了片时，只得走了出来。因想如此名花，岂能独赏？故来奉邀二位同去，始信小弟之赏识不虚。不料你们反不相信，未免辜负了我的来意！”

伯青听了，不禁站起来道：“者香你的话是真的？”王兰将头扭过一旁道：“我哄你那样？”伯青哈哈大笑道：“真是我们辜负你了！罚我先敬一杯！”忙自己斟杯酒，恭恭敬敬送过来道：“明日即去一游，我在寒舍奉候二位。”小儒道：“我到底不教他骗了去！等明日去过了，我再陪礼不迟。”三人又说笑一回，见日已将暮，进点饮食，各人自散。

次日一早，王兰约陈眉寿同至伯青家，三人吃过午饭，吩咐备马伺候。命连儿随着，向桃叶渡来。忽见王兰指着那边道：“伯青兄！前面就是聂家了。”祝登云随着他的指处一望，见远远一带短篱，斜倚着数株疏柳，内中高下各色名菊，开得正好。隐约见两扇朱扉，半开半合。伯青敲着脚蹬道：“果然不俗，吾见其居，如见其人矣！”小儒也点头叹赏。说着，到了篱边，早有伺候的人，过来接了马，向里面道：“有贵客来了！”见门内走出个中年妇人来，就是宋二娘。因王氏不大认识本地人，

请二娘一手经理,接得的才接,接不得的就回他去了,免得缠扰。二娘见了,满面堆下笑来道:“原来是祝少老爷,今日是那一阵风儿,送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?怪不得喜鹊清早叫到这会儿!”王兰笑道:“原来是你这个寡嘴家!我昨日到没有见着你!”二娘笑了笑,让三人进了朱扉。

祝陈二人是初到,细细打量一番。见院内大大院落上面一顺五间,明窗净几,院内堆了些怪石,也栽了些菊花,旁边一条夹道。过了又是一上小院落,其中曲曲折折的,却有好几间房子。二娘请三人正间坐下,有人送上茶来。伯青四下观看,尽挂的是名人字画,无半点尘氛气。只觉得一阵香风过处,佩环声来,见里面走出两个人来,慧珠在前,洛珠在后,伯青一眼看见,前一个神清似水,步软无尘,那一种秀色可餐的态度,令人睹之心畅神驰;后一个比之稍丰,却生得肤凝玉洁,体弱花娇,露出一团和蔼之气,令人可亲。三人一齐站了起来。二珠并立中堂,盈盈下拜道:“今夕何夕,得见风雅,愚姐妹三生之幸也!”

伯青听他们出言不俗,尤为心赏。一面回礼道:“久慕芳名,恨相见之晚,请坐了!”二珠在下首并坐。二娘至外边张罗去了。王兰指着慧珠道:“这是慧娘,那是他令妹洛娘。”伯青道:“久仰!敢问二卿,是何雅字?”慧珠道:“小字婉秀,妹子叫柔云。”小儒道:“不愧不愧!”二珠也问了祝陈二人姓字。见祝登云骨肉停匀,眉宇开朗,身上穿了几件素雅衣裳,越显得亭亭玉立,压倒群流。再看陈眉寿,比他们魁梧些,生得朗若朝霞,灿如云日,自有一种端方大雅的体度。王兰是见过的,与他们较起来,身材窈窕,体态翩翩,是个清高的气象。二珠暗暗赞道:“若三人,真绝世佳公子也!”慧珠道:“诸位请内房坐罢。”大众起身,随了慧珠,到他自己卧室内,见是三间房子,一隔两半;一间起坐,陈设整洁,窗前一张小楠木桌子,排列文房四宝。又到内间坐下,直觉兰麝薰心,不饮自醉,伯青与慧珠说到诗词,慧珠知道伯青是个有名之士,越发说得辞明义畅,举止不凡。伯青惟有点头痛赞而已。慧珠又转请教,伯青也畅论了一番,彼此格外心许。那边陈小儒、王兰同着洛珠说笑。

忽见宋二娘走进来笑着道:“天色不早了,诸位少爷,可能赏个脸儿,在这里便晚饭罢。但是没有适口东西,不嫌简褻就是了!”伯青道:“初次到此,那有破费你家的?”王兰道:“那倒不要紧,他家不是俗恶路儿。”二娘道:“好呀!还是王少爷晓得!”说着,上来了数名垂髻小婢,抬开桌椅,两个老妈妈,在外间一样一样,将酒肴传进里面。众人让小儒上坐,伯青在左王兰在右,二珠下面坐了。二娘道:“诸位少爷,随意多用一盅,我家姑娘们,是不会劝酒的。”王兰道:“理会得,不用你照应,你也吃一盅儿去!”二娘笑嘻嘻的退了出去。众人畅饮深谈,无非说些你爱我慕的话。

少顷筵终,散坐品茗。见院外一派灯光,各府家人,已掌灯在外伺候。小儒掀起外褂,看了看表道:“快交子初了!我们散罢。”伯青在怀内取出一扎票子,约有千数张,见二娘站在旁边,交与他手里道:“不成个意思,再补你罢。”二娘道:“阿呀!原是诚心敬意请三位少爷的,怎领起赏来?若说不收,又道是我们不承抬举,改日再请来坐坐罢!”弯弯腰道了声谢,方退出去。二珠亦道了谢,众人起身,慧珠低低向伯青说:“暇时尚祈过我谈谈!”伯青点头,彼此横波一笑。二珠直送到朱扉外始回。三人走过短篱,上了骑,家人掌灯前行,伯青一路犹啧啧称赞慧珠不已。到了分路各散。

此后,或伯青约陈、王二人同去,或自己独去,有时坐坐即行,还有时彻夜清谈,

皆是正正经经，坐怀不乱，连戏言都少的，竟与慧珠成了莫逆。王兰也与洛珠结了知己。王氏同二娘见女儿与伯青合式，又晓得他是个贵公子，脾气又好，又肯用钱。陈小儒是不在帐的，王兰也算是个阔手儿。所以连王氏、二娘都把他三人当着衣食父母尊敬。

时光迅速，转眼腊尽春回，正是二月天气，花明柳媚，春色怡人。伯青动了游湖之兴，带了连儿，一径向桃叶渡来。到了篱前下骑，伯青是来惯的，不用通报，走进朱扉，早有小婢看见道：“祝少爷来了！”打起门帘。伯青方走到外间，慧珠笑盈盈地迎了出来，邀至里间道：“今日因何不同他们来？”伯青道：“一时乘兴过访，不及去约他们。晚秀近日可有慧作么？”慧珠笑道：“前日湖上有近作一道，原等你来改正改正，再录到稿本上去。”转身到外间桌上取了一张小花笺进来，递与伯青，接着看道：

湖上春游二月天，湖光如练柳如烟。

有人打桨湖边去，冲破湖中一抹烟。

伯青看完大赞道：“真似唐宋名家风韵，佩服佩服！看到湖上诗，正提起我的话来了。如此春光，不可辜负，我今日特来约你游湖，说个日子，约定了，再去知会陈、王二人。那一天我们大可在湖上乐一日。”慧珠也高兴道：“就是后日清明罢！”

正说道，洛珠走了进来道：“好呀！瞒着我约日子游湖，到临时，我会自去的！”伯青笑道：“可能瞒你？我们既约者香，能不约你么？若当真你自己走了去，者香更欢喜，他难道送上门的买卖反不情愿？”洛珠脸一红，笑着啐了一口道：“你今日到晚姐姐这里来，也是自家送上门的！”慧珠笑道：“你们只管说，不要扯上我！我是说过你这张嘴的。”洛珠拍着手道：“罢哟！还没有怎样，倒打折膀臂朝怀里弯！”

三人说笑了一回，伯青在慧珠处吃了饭，方回家去；写了两个贴儿，着连儿去请小儒、者香，清明携二珠湖上一游。二人皆允定临时到伯青处会齐。伯青先一日，即吩咐厨房预备了一席精致的肴馔；又吩咐连儿，将茶铛竹炉，临时多要带去。此日吃了晚饭，在祝公夫妇房内，略坐了一坐，又与琼珍小姐说了几句话，才回书房安歇。

次日起身，不多一刻，陈王二人已至。小儒道：“昨蒙见召，我原想不来，恐又拂了贤弟雅意；想我们游湖的日子甚多，不拘那一天皆可，何必定在清明这时候？今日湖上游人必多，反不雅静；不如平时倒清闲自在。”伯青未及回答，王兰道：“罢罢罢！这些迂腐老儒的话，我却不爱听。一年只有一个清明，逢场作戏，正是我辈寻乐之处。伯青兄如无此约，我也要来约的，你如果怕事，就请不要去。”小儒笑道：“者香的话，不问人受得住受不住。我又不曾说不去，果然不愿去，又来做甚么呢？我不过防备的话，倒引出你的话，倒引出你的兜搭来了！”只见连儿来道：“马已备好了。”三人出门上骑，一路扬鞭奔桃叶渡。将到篱边，连儿回明：“先去湖上看定游船，把酒席送上去，再来请少爷们。”伯青点点头，连儿去了。三人下骑，缓步走进门来。未知去与不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乐春游曲词听丽口 行酒令笑骂出深心

却说慧珠、洛珠因伯青约他们清明游湖，此日清晨起身，梳洗已毕，见伯青等走了进来，二珠笑脸相迎的道：“你们好早呀！”王兰道：“我们虽早，你们也不迟。”众人坐了，小婢送上茶来。伯青见慧珠穿了件三镶藕色珍珠皮外褂，内着葱绿小毛衬衫，系条淡红百褶银鼠裙，微露绿绫窄窄弓鞋，头上梳个家乡新式髻子，穿插着几枝碧桃，戴着月白素嵌棉女帽；愈显得淡雅如凌波仙子，迥出尘凡。再见洛珠穿件桃红嵌云小毛外褂，内着素绫衬衫，下系松绿百褶灰鼠裙，白绢高底鞋儿，头上戴着玄色杂嵌女帽，当门插了一排红桃花，衬着几片鲜柳叶儿；觉得肤里玉映，润若朝霞。

少顷摆上早点。伯青三人也吃了些。只见连儿进来道：“船已看定一只凉篷子，离此一箭多路，泊在码头上。”王兰道：“我们先走了去罢，几步路，可不用骑牲口。让他们乘舆去罢。”伯青说：“也好。”向慧珠道：“我们先下船去，你们收拾收拾，随后同来。”王兰道：“别的也不用收拾，女眷们第一要紧是小解。像我们是极便当的。”洛珠啐了一口道：“偏你婆婆妈妈的事，照应得清楚，拚着一日不喝茶，我们也是便当的。你到底不在行！”说得众人大笑起来。

伯青等先去了，二珠带了四名小婢，到了河边下轿。见伯青三人站在船头等候。早有小手搭起扶篙，缓缓走过跳板，同进舱中坐下。水手摇开船头，奔西水关来。众人见河中游船，往来甚众，皆是篷窗大开，男女杂坐，急管繁弦，甚为热闹。连儿将竹炉升起火来，船头煮茶。少停送上几碗茶来，大家品着茗。再看两岸河楼上，倚着无数妇女，老幼不等。有用扇子遮脸，露半面望人的；有手托着腮，凝眸不语的；有两三人交头接耳谈心的。走过处，那妇女们多俯首嘻嘻的，望他们笑；还有岸上游人，三个一堆五个一丛，跟他们这只船走，口中唧唧啾啾，不知议论些甚么。最怪是一起迎面进城的船忽然扳过梢来，随着他们而行。听得连儿在船头骂道：“这些杂种，多望着我，想是要招我做女婿，我还不知你家女儿可麻不麻，可秃不秃呢！”引得众人笑了。伯青忍笑喝住道：“不许多讲，我们走得，他们也走得，安知不是同路的？偏你好多嘴！”忽见洛珠向王兰道：“不好！我觉得脸上有点麻木，像是肿了，你看可是不是？”王兰道：“这是甚么话，好好的人脸，怎样肿起来！”洛珠道：“怕是毒呀！”伯青小儒大为诧异，连慧珠都不解，齐说道：“奇，你那里有毒？”洛珠道：“是眼毒呢！”众人回味一想，大笑起来。

不多时，船出了西水关，只见浓阴密翳，山隐烟风，有多少人立在土岗上，放起纸钱，高高下下，倒也好看，令人心地一畅。命连儿将酒摆在舱中，大众慢慢的小饮，暂且勿提。

单言一人，其人系此书中的一个要紧的人物，不得不细说一遍。此人姓刘名蕴字

仁香，住于城内三山街，他父亲刘先达，现任吏部尚书，协理体仁阁事务，先做过外任八省封疆，积聚了宦囊百万有余，南京要推他首富。刘蕴今年二十六岁，人品却也生得清秀，与陈眉寿同科举，赖着他老子力，进京会试，点了翰林；不到二年，升了山西道监察御史。外貌虽佳，内才却平平。尤喜侈张己富，势压乡邻。娶妻曹氏，是做户部侍郎曹大生的小姐，倒也标致；惟性悍戾异常，刘蕴十分畏惧他。在京中买了三个姨娘回来，曹小姐大为不乐，禁住刘蕴，不许靠一靠儿。他只得背着妻子，外面挾妓取乐。前年祖母病故，随着刘先达丁忧回来。如今先达服阙，进京供职。刘蕴不愿同去，又告假一年。当初他老子在家，尚不敢公然为虐。此时只要瞒了妻子，在外面除了挾妓之外，一味穿插衙门，替人讨情说事，做那些赚钱的买卖。偏又不肯用钱，虽然是一个富豪公子，比穷人的算盘还打算得精。外边送他个美名，叫做“狗入的”。刘御史今日亦因清明，雇了只船，同他府中一个蜜骗田文海，带了些二等妓女，出城游湖。他坐在窗前，东张西望的，看人家妇女。

却说伯青等人，饮了一回酒，船摇到莫愁湖中，日已当午，在柳阴下小泊。一群水手，登岸坐在树根下吃饭。小儒道：“我们这哑酒，也无味。久闻柔云的清歌，是南京第一，何妨请教。况城外的游人，也少了些。”王兰拍手道：“好得很！我吹他唱。”在窗前取支笛子，和了和。柔云却不过众人，只得顿开歌喉，唱了一套游园，顿挫抑扬，字字中节；觉得流水行云，一时遏住。连那树上的鸟，吱吱喳喳的也乱鸣起来。唱罢，众人痛赞了一回。伯青斟了杯酒，送到洛珠面前道：“柔云辛苦了，请干此杯！”洛珠起身，也回敬伯青。

刚刚送到面前，见上流一支快船，三支桨荡得飞快，转身不及，一头碰着凉篷子的尾梢，船身幌了两幌，哗喇喇一声，船中器皿，碰折了多少。洛珠未曾立稳，一踉几乎翻下水去，多亏篷帘挡住。洛珠吓得面如土色，坐在舱板上，说不出话来。众人大惊，围拢来争问若何。岸上一群水手，齐跳上船头，用篙将来船钩住，骂道：“你这个棺材，宽河大水，却碰到人家船上来，损坏的东西，是要赔的！”来船水手不肯认错，两边喧嚷不已。

洛珠喘口气道：“我这心尚跳上跳下的！方才若不是窗子挡住，好歹要吃几口水的。这来船实在冒失得很！”王兰笑道：“你起初想便当，茶都不肯吃，这会儿倒要吃水，却不值得！”洛珠瞅了一眼道：“我吓得要死，你反来取笑人！天有眼睛的，停一会，把你弄下水去，也让我说笑！”王兰道：“我欢喜吃茶，不用吃水；不比你不肯吃茶的！”引得众人尽笑起来。

将要发作来船，只见舱中走出一个华服少年来，后面立着数名家丁。那人满口京腔道：“别要闹，碰掉了东西，值得甚么？赔给你们就是了。我船上水手，原不小心；你这船横躺在河里，也很不懂事！”又吆喝两边水手，不许乱骂。凉篷子上水手见人甚阔，不敢开口了。

陈小儒起初背着身子，听得有人说话，掉过脸来。那人拍着手道：“我道是谁，原来是陈年兄！自家人，更闹得讨人笑话！”小儒见是刘蕴，也只得起身招呼。刘蕴趁势跨过船来，走进舱中，向众人作揖。伯青、王兰回了礼，让来人上坐。二珠躲避不及，上前请叫了声。刘蕴笑嘻嘻的，望他们点点头，回身与祝王二人彼此通了姓名，伯青才知道是刘蕴，闻得人说他不是个好人，心中大不愿意。因与小儒认识，勉强同他寒暄了几句。小儒亦不适意，见他已经走了过来，自己平时是个有涵养的，

不便当面冷落他。

何以刘蕴也走到这条路上来？先在城内时，看见他们同两个标致妓女坐在一处，问明田文海，方知道是聂氏双珠，他耳中早已闻名，也去过两次，二娘晓得他不是用钱的人，脾气又不好，不曾招他，用好言支掉了。他今日见了二珠，骨软筋酥，涎垂不已。出了城，又听得洛珠唱曲，分外神驰。虽然认得小儒，不好冒冒失失的走过去。想定了主意，嘱咐本船水手，赶上他的船，碰他一下，势必争闹；他却趁机排解，走了过来，吩咐他家人取了一吊大钱，给水手道：“碰坏你们的东西，我想一吊钱也够了，给你们自家去买罢。”众水手欢喜谢了赏。

小儒暗暗称奇道：“刘蕴平时一钱如命的人，今日为何阔起来？而且心气和平，真真难得！”刘蕴向小儒道：“你们今日乐得很，又带了南京城里数一数二的红人儿，小弟无心遇着这好机会，可不算三生有幸！若不见弃，小弟奉陪谈谈；否则我即告辞。”口里说着，身子却不动。

小儒不好回答他，望着祝王二人。伯青道：“我们已是杯盘狼藉之时，怎好有屈仁香兄，改日奉请的为是。”刘蕴忙道：“这却何妨？陈年兄是至好，二公虽是初见，然久仰大名，一晤如故的，兄等不见外，小弟择日还要奉屈诸君，到鸡鸣埭、雨花台各处逛逛，畅游他一天。我们聚在一处，是难得的。”说罢，哈哈大笑。吩咐他家人道：“你等过船去，将上等酒肴，搬几样过来；再请田师爷同来坐坐。你说这边船上都是我的至好，不要紧的。再开一桌饭与那些女相公们吃，打发他们先回去罢。明日到府中领开发。”家人答应着去了。刘蕴对众人道：“小弟也带了几个人，此时见着二珠姐妹，视他们如粪土，所以不叫他们过船给诸位请安，倒还遮着点丑。”小儒道：“刘年兄赏识，是不错的，未免太谦了。”

少顷，他家人搬过几色菜来，将桌上残肴撤去，重新整顿，送上酒来，众人见他涎着脸不肯走，也不好十分拒绝他，只得让他上坐。刘蕴执意不行，在小儒对面坐了。忽见一人走进舱来，年约四十上下，生得獐头鼠目，八字微须，穿着一身新艳衣服，装出斯斯文文的样子，与众人见了礼。刘蕴教他在肩下坐了，对众人道：“这是小弟友人田文海兄，人是极有趣的。”又与他说了众人的姓名。田文海鞠躬道：“满座皆是贵公子，文海何人，得附骥尾，与我大有荣施。”众人见他出言俗恶，尤觉可厌，多在鼻子里哼了声，似应非应的。

二珠一肚子不愿意，因刘蕴势焰熏天，不能得罪的，勉强起身敬了刘蕴的酒。刘蕴大为快乐，眯着一双眼，逗他们说话。慧珠本来不喜多话，洛珠是极口快的，心中却厌烦他，也冷冷的。刘蕴见满座不欢，要想个主意乐乐，对小儒道：“小弟有个新鲜令儿，大家何不一行？较哑酒热闹些。”小儒道：“也好，倒要请教，是何新令？”刘蕴满满的吃了一盅令酒道：“是个拆字令。要说一个字，加一小竖成个字；加一大竖，又成个字；撤掉了，再加二竖改成一个字；要前后说得联络有趣，又要叶韵。不会说的，以及说错了，罚酒三杯，说笑话一个。就从我说起。”想了想，向众人道：“小弟有偈了！”说道：

“一个二字写中间，加一小竖便成土，加一大竖便成干；不是有二分土气就有二分没相干；不如加上二竖，却是个蛙，在井中把天观！”

众人只得说声：“好！此令倒也新鲜。”刘蕴洋洋得意斟杯酒送在伯青面前道：“轮到伯青兄说了！”伯青接酒，无奈何，说：“我也是个二字，却从仁香兄前令上脱胎

来的，不免抄袭。”道：

“一个二字写当中，加一大竖便是土，加一小竖便是工；我看不用二分土，也不用二分工；不如加上两竖，把口门儿封。”

刘蕴明知说的自己，也只得随着众人道声好。伯青之下，该慧珠说了，慧珠道：“我不会说，吃酒罢。”一连吃了两杯，伯青抢着，代了一杯。刘蕴道：“有个笑话呢？”慧珠道：“我更不善说，还有三杯酒代了罢。”刘蕴道：“酒令严如军令，那却不能！”洛珠接口道：“我代说罢！”刘蕴笑道：“也好！人不笑是不算的。”洛珠也不理他，道：

“秋日桂花大开，一班士子们，闻得有一古寺内，桂树又大，花又开得多，远远游人往来不绝。这些士子们，高兴同去赏花，果然树可参天，花香扑鼻。内中有一个士子，捡那低处折了一枝闻香，不料和尚大为发话道：‘先生们只许看，不许动手；若你也折，我也折，一日到晚，上万的人，小寺这几株树，早经都折完了！’士子们听了，动起气来，把和尚臭骂一顿。气犹未平，见旁边一个尿桶，提起来浇了一树，恨恨的道：‘你这秃子，不过留与那些大老官们闻香，好骗他的钱，我与你糟蹋掉了，偏不叫你刘仁香，却叫你留人臭呢！’”

说得大家狂笑起来。刘蕴好生不悦，反忍下去笑道：“贱名出自美人之口，虽臭犹香，只怕我不配。”却挨到陈小儒说了，小儒接口道：

“一个曰字写是圆，添一大竖便成由，添一小竖便成田；我看也不曰由自己，也不曰乐园田；不如添上两竖，是非曲直在人言。”

众人齐赞了声好。轮到田文海说了，文海道：“晚生才疏学浅，不能说，也吃三杯酒，说个笑话罢。”一口气吃了两杯。第三杯酒，送到刘蕴面前，捻着鼻子道：“请大老爷代一杯，难道他人有情有义的，代一杯儿，我料你也不好意思！”扭扭捏捏的，福了一福，引得众人笑得忍不住。刘蕴笑道：“别肉麻，我带了你这粳米相公，可不讨人家笑话！”头一仰，将酒吃了。慧珠听田文海打趣他，两颊一红，沉下脸来，转过身子，伏在篷窗上看湖景去了。又听田文海说笑话道：

“正月十五，大放花灯，一起乡下人，进城游玩。见各处的灯、飞禽、走兽、人物，多彩色鲜明，又像活的一般。乡下人当成真的道：‘世上那里有这些活宝贝，奇怪奇怪！却肚皮亮亮的，能点灯。’又问值多少钱？旁人与他开心道：‘十吊大钱一张。’乡下人吐着舌头道：‘好贵好贵！’正看得高兴，忽然一阵大雨，各家措手不及，将灯全行打坏，多露出架子来。乡下人道：‘呸！我当是活的，原来是蔑片做的！可怜我们乡下人，一年苦到头，种田养鸡鸭，都没有这样大的利息。’”

田文海说到这里，却一口气说了下去道：“真正乡下的鸡鸭，蔑片不如其了！”

众人听了哄然大笑，洛珠笑得把酒喷了一桌，忍不住眼泪都掉了下来，前仰后合的，却如带雨梨花，经风杨柳，愈显得姣媚。刘蕴道：“不要笑坏了！”又高高的念了两句道：“有美一人，清扬婉兮。”洛珠正低着头，抹身上的酒，接口道：“不见子都，乃见狂且。”小儒笑道：“柔云这张嘴，比刀还快，我等真要退避三舍！”

令又挨到王兰，也微想了一想道：

“写一个三字适相当，加一大竖便为主，加一小竖便为王；我看你也做不得三分主，也做不得三齐王；不如加上两竖，人说曰做不长。”

众人笑了一笑，却派到洛珠，洛珠道：“我说的不大好，诸位包荒些。”刚要说，又笑了起来，勉强忍住笑道：“写一个王字君知否？添一小竖便成五，添一大竖便成

丑；我看你全不像王老五，也不像王老丑；不如添上两竖，倒像田老九！”

伯青道：“妙极了！却又说得自然。”田文海道：“洛姑娘怎么明骂起我来了？”洛珠道：“真正奇了！我是凑着字说的，天下那里只有你一个姓田的？况也不是行九！既然我说错的，罚吃盅酒，说个笑话何如？”刘蕴道：“很好！你的笑话，是不坏的！”洛珠道：

“有个人，穷的没有法子，心里想道：不如到京里做太监去，又尊贵，又好弄钱。到了京中，拜在老太监门下，求他各事照应。老太监将他派在大内里执事。一日，内里传旨进膳，这人道：‘万岁要吃中饭。’老太监喝道：‘不要乱道，万岁要用御膳。’一日，又传旨大宴诸官，这人又道：‘万岁要摆宴呢！’老太监又道：‘说错了，万岁要摆御宴。’嗣后你要记着，譬如大内里花园，叫御花园；护卫的兵丁，叫御林军。’这人方才明白道：‘怪不得皇帝面前东西，都要叫御字的。从今，我也是个老手了！’有一次从御花园门首经过，踏了一脚屎；要想骂他几句，又怕是皇帝屙的，只得道：‘若不看你你是御史，我就要骂你了！’”

众人哈哈大笑。慧珠瞅着洛珠道：“你太觉高兴了！”洛珠只图说得畅快，那里还顾忌旁人。伯青等明知刻薄太甚，也不好阻他，而且实在好笑，大家希图一笑，将此话掩了过去。

谁知刘蕴听了，怒从心起，脸都气白了。欲要寻闹，又转想道：“他们一起的人太多，必不容我发作；又碍着小儒的面子；再者我是自己来的，并非他们请我。”回头见田文海闭着眼，摇头道：“忌有此理！言之太甚了！”暗地将田文海袖子一扯，站起来，假作笑道：“有趣有趣！本当多坐一会儿，还要尽兴乐一乐；无如小弟尚要进城有事，改日再奉陪罢。”他的家人进舱，将残肴收去。刘蕴遂与众人作辞。众人见他神色不妙，不便深留。大众送到船头，一拱而散。复回船来，齐埋怨洛珠道：“刘蕴原不是个好人，他既涎着脸入席，索性敷衍他半日，他没趣，会自走的。你偏要刻薄他，这种人是要记仇的。恐从此要起风波。”小儒道：“本说清明不可游湖；偏生偶着他，真教人无味。”洛珠冷笑道：“拚死无大灾，是我得罪他，不过他倚官仗势，没法收拾我，不累及别人，不劳诸位与我担心。”王兰接口道：“柔云这话很是，如果刘蕴收拾你，我王者香也不依他。”众人见他二人如此说法，不好再说，反将别的话，支开去了。伯青道：“我们也饿了。”命连儿摆上饭来。一面吩咐水手返掉进城。饭罢，众人谈谈说说，船已到了原处，开发了船价，大众登岸，取路各散。

单说刘蕴回到自己船内，气的说受不得。田文海笑道：“大老爷！何苦因此小事，气伤贵体？难道收拾几个婊子，还费事不成？若说碍着他们，倒也不难。”就在刘蕴耳旁，低低说了几句道：“只要如此如此，教他死而无怨。”刘蕴听了，回嗔作喜道：“在理，你这话很使得，合城的人，都奉承我，反被这两个骚货取笑，岂不是可笑吗？我起初也罢了，他们越说越不成样儿，若说碍他们面子，这话更扯淡，小儒我是不怪他；那祝伯青与王者香；冷冷的样子，好像有他妈十七八品，我还巴结他么？况且我背地里瞧慧珠是姓祝的人，洛珠是姓王的人，小儒没相干的。”说着，船已抵岸。刘蕴与田文海回到府内，在曹氏跟前，一字不提。暗中叫几家丁，嘱咐他们照样去办，不许走漏消息要紧。

再说那伯青回来，心中终觉不快，想道：“刘蕴今日受了洛珠的骂，他不是个好惹的人，必然不肯干休。只怕这几日内，他家定要出事。果真出了事，教我怎样出

去庇护他？”又恐慧珠吃苦，思前虑后，一连数天，懒得出来。

这日王兰约了小儒又来约伯青去访二珠。伯青也记挂慧珠，一同乘马，到了篱边。听得里面高高的喉咙，有两三人说话，却不甚明白。才进了门，只见二娘在那边招手，众人会意，随着他们，由正面五间房旁边个小门穿过去，是洛珠的卧室。不知二娘说出甚么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”

第四回 捏虚词密现丧心计 痛远别合谱断肠诗

却说小儒、伯青、王兰三人来访二珠，见宋二娘望着他们招手，随了二娘到洛珠这边来。原来洛珠的卧室，是一顺五间，后面一个小院落，栽了些花草；上首大大的曲折形式三间，一间起坐，旁边两间，是洛珠卧房，装潢得十分齐整。众人进了房，见慧珠姐妹二人仓皇失措的，坐在床沿上呆呆的望着外面，见了三人，也不起身。伯青诧异道：“你屋里出了甚么大事，惊慌得这个样儿？外面那些人，是那里来的？听他声音，像似要淘气的。”

二娘拍手道：“祝少爷再不要提了！今早忽然来了两三个人，却多不认识他。走进门，就问他姐妹。恰好他两人在里面，我见他神色不善，回他被人家接去了。来人不等我说完，拍着桌子骂道：‘好大模样的红姑娘！躲在家里不出来招呼，难道我们不给钱的么？就是真出去了，我们在这里等一天都要守着他们，见一见红人儿，明日好成仙去。若是躲着，我们知道了，是不依的！’我也没法，只得请他们坐了，小心陪着他们。无奈七嘴八言的，令人难受。”伯青蹙着眉道：“这怕是……”回头见洛珠脸上红一白，望着伯青，更形惭愧。伯青自悔多言，即改口道：“这怕是你家无心得罪人了！”二娘道：“我的少老爷，做这样买卖，还敢得罪人，只愁趋奉不及！就是不招接的人，也是好言好语回覆他。还要留茶留饭。我前后仔细想，实在没有得罪人的处。”小儒道：“那些人如果来寻乐的，断不会淘气，大抵有因而来。你再去试探他，只要骗出门，即没事了。”

正说着，猛听得外厢天崩地裂一声，好似桌子推翻，连板壁都打倒了。二娘急急跑了出去。少停，见一个小婢喘吁吁的奔进来道：“不好了！来人把桌椅全行打坏，大姑娘房内捣得希烂，现在抓住宋二奶奶，打了几下，还要他交出姑娘们来，才肯干休；口口声声的，要打进来！说看见三个人走进来，分明将姑娘藏在内里，骗着我们。”吓得二珠哭了起来。慧珠分外害怕，找绳子要自尽。伯青、王兰多慌起来，一起劝慰二珠，自己心中也想走出去。小儒却有点主见道：“不要乱，甚么大事，他还敢糟蹋我们么？倒是毓秀、柔云被他等看见，却不便。你家可有后门？”洛珠颤颤的道：“我……我这屋后有……有个后门。”小儒道：“那就好了，我们三人陪着你姐妹，由后门走出去，悄悄的到我家里住几天，避一避风头，就没有事了。”王兰道：“很用得！”

也不由二珠作主，逼着他们，将随身要物带了几件。洛珠起身，将帐子掀开，露出两扇小小的门，原来这门在里面是个暗门，以备不虞的。众人走出了后门，正是秦淮河边，恰好见连儿同着马夫，在空地上放马。伯青唤了他过来道：“你去叫两顶轿子，不要耽误，快些去。”连儿见主人与二珠立在空地上，神色仓惶，不知何故，也

不敢问，急急的转身去了。伯青又将三名马夫叫在身旁，犹防来人寻至相闹。不多时，连儿押着两乘轿子来了。小儒道：“抬到我宅里去，重重有赏。”二珠坐轿，三人乘骑，一路如飞奔三山街而来。

到了府前，众人下马，轿子一直抬至火巷内才住。小儒领着二珠，同众人由火巷一个小门进去。转了好几处弯弯曲曲的回廊，见一排五间亭子，两边向水，一面倚着假山，题曰“春吟小榭”。亭外牡丹盛开，绿栏低护。走过迎面一座红栏小石桥，即至亭中，是小儒平时读书的所在。亭中颇为幽雅；内里一间，用楠木落地罩隔开。倚壁一榻，枕枕华好。小儒让众人坐了，伺候的小奴双福送上茶来。慧珠道：“我这会心中才定，尚觉有点突突的。那些人进门就闹起来，决非无故而至。慢慢的访问，都要明白。想我们这种人，是极无味的；吞声下气的去奉承人，稍有不到人得欺，若是个良家女儿，正眼也不敢觑一觑。”说着流下泪来。洛珠提起心事，又想到这适才光景，不由得一阵心酸。小儒、王兰一旁叹息。伯青凄然道：“晚秀之言，足见心地。我见那些行户人家，乐此不倦，以是为荣者，不可胜数。想他等另具一副肝肠。何况古今来多少才人，亦曾坠落风尘，只要出淤泥而不染，后日都有个好结局。晚秀，柔云有何患焉！”二珠听了，皆点头称是，拭了泪痕。慧珠起身向小儒道：“我们理应去谒见夫人，烦你引道。”小儒道：“那倒可以不必，我代你说声罢。”洛珠道：“甚么话？礼节不可缺的！”祝、王亦云：“谒见为是。”

小儒不再推托，嘱咐双福着厨房内在例菜内添两色油炸鸭子，清炖鲢鱼，再加样麻菇笋丝素汤儿，开一坛好老酒，就摆在这亭子上。王兰道：“我们是要回去的。”小儒笑道：“者香忽然客气起来！我是代晚秀、柔云压惊，借此聚聚，你纵然要去，难道也阻我请人么？”王兰道：“既如此说法，我做陪客，不走了。”小儒道：“我料你也会舍不得走！”大众都笑了。

小儒领着二珠来见他妻子方夫人。若说这方夫人，是极贤淑的，而且才貌双佳，与小儒同庚，生了二子一女。小儒深得内助之力，夫妇又极伉俪。这日正坐在窗前调引儿女顽笑，抬头见小儒进来，起身相迎。又见小儒背后随着两个闺女，容光焕映，清若芙蓉，问道：“此系何人？”小儒笑道：“就是我平时极口称赞的聂家姐妹。今日特地领来见你，可信我言不谬赞。”二珠上前叩见，夫人忙用手挽起道：“名不虚传，不愧国色二字！”又叫他们坐了，问道：“今日因甚事儿，到我府里来？”小儒将前后情节，细说一遍。方夫人叹道：“世有名花，当知爱惜；若辈杀风景，可知其俗人骨髓，不足计较。我府中屋甚大，就在这里多住几日，外人也不敢奈何你们。晚间在我房里歇，与我谈谈，倒不寂寞。”二珠道了谢，齐说道：“蒙夫人错爱，不鄙贱质，又许时聆训海，真万幸也。”方夫人听他们出言彬雅，尤为欢喜。

坐了坐，小儒同他们出来。王兰道：“你们见过小儒兄的嫂夫人了？还是被打出来的，还是被撵出来的？多分小儒也挨了一顿骂，不然何以都怔怔的？”洛珠笑道：“你可是活见鬼！见那个怔怔的？夫人极宽厚，见了很疼我们，还叫我们晚间到上房去宿，陪夫人闲话。娶了这位夫人，真是前世修来的！”王兰笑道：“晚间到上房陪夫人，是极好的事，岂不要把小儒撵出来让你们，先问声小儒可愿意不愿意？”小儒笑道：“放屁！你惯会说瞎话！我平时一个月就有二十余天宿在书房，只怕你日后娶了弟媳，有事撵你都不肯走的，好歹你过仗着一付涎脸儿。”

大家说笑多时，见双福摆上酒来，他们常聚的，不谦让，挨次而坐。慧珠终觉放

心不下他母亲，不知道那些人可去没有去，夹着双福去探个信儿。小儒道：“我也想同此处，你可速去，访明白了来回话。”双福答应着去了。

单说二娘从后面走出来，见桌椅全打损，来人跳来跳去的骂，二娘忍气陪笑道：“爷们不要动气，姑娘今日真不在家，已经打发人接去了，请爷们稍守片刻。如果躲在屋里不见人，这又何苦呢？难道打坏多少东西，不肉痛的么？就见一见爷们，也不把他们吞了下去；爷们是知情达理，可知我这话是不欺人的。”二娘正在分辩，内中一人身材高大，貌极恶陋，睁着眼道：“放你娘的屁！我亲眼见三个人走进来，不是你家孤老是谁？那三个人，衣服华美，人又少年，你巴结他，将这些巧话来搪塞我们！”说着，把二娘一掌。二娘立脚不稳，一跣几乎跌翻，不觉红涨了脸道：“这是甚么话？姑娘既不在家，暂时变也变不出，爷们把东西打坏了不算数，还要打骂我！爷们也是些正经人，动手动脚的，都不成说话。我又是个老年妇人，难道还与人打降不成？真是没有见过的事！”冷笑了声，转身即走。这人听了，跳起来抢步上前，把二娘推倒，不分皂白，拳打脚踢。二娘打得在地上乱滚，唤叫地方救命。吓得众人劝又不是，帮又不是，多嘴住了。来人又奔进慧珠房内，索性打个罄尽，出来指着二娘道：“你这老虔婆！倒会撒泼！停一会，教你看手段！你们这些乌龟家，还了得！”忿忿而去。

小婢等人将二娘扶起，椅子上坐了。二娘顿足捶胸，既哭且骂。王氏起先躲在自己房内，此时听得人去了，方敢出来。见二娘衣裙破损，头面打伤，脸上红一块白一块，额角上几个老大疙瘩，心中着实不忍。抬他进房，用水洗了头面，整顿衣襟，婉婉的宽解，又劝他吃些饮食。二娘叹口气道：“聂奶奶！这碗牢饭，我也懒得吃了！陪尽无数小心，费尽无数唇舌，一日到晚，刻刻提心在口，还要受人糟蹋！我长到四十多岁，这样真是头一遭！明日正把牢门关起来，人还能吃我讹头么？有紫金子赚，我都不愿了！”又指着外面骂道：“这一起瘟杂种，打了你家老娘，明日要挨千刀，刷万刀，刷呢！”

说了骂，骂了说，好半会方住。回头问小婢道：“姑娘们呢？人去了，可以出来了。难道我打成这个样子，他们不知道么？还要商酌个主见，寻个地方避一避再说。怕这些瘟杂种，要重来的！我吃苦也罢了。他们大风多吹不起，还能经这样大浪么？神天保佑，方才是没有闹进去，果真看见他们，还不肯干休呢！”又叹口气道：“聂奶奶！不是我说，你家两位千金，性情实在古怪，接不得的人不说；接得的人，若不与他们合式，想同他说句话儿，好像登天。大姑娘是冷冷的，令人难耐；二姑娘那一张象嘴薄唇，说出几句刻薄话儿，益发令人存身不住，难免暗地里不得罪人！全仗着我敷衍人，也敷衍不了许多。天下能有几个像祝少爷那一班人，又肯用钱，又顺着他们脾气。我亲见他姐妹不高兴，无数的钉子，给祝少爷碰；祝少爷反笑嘻嘻的，七答八答，逗着他们说，陈少爷、王少爷也是这样。你想想，这种有钱有势的贵公子，反来恭维他们，难得不难得？所以把他姐妹脾气让坏了！以为世上人，多是这样的。”

王氏点头道：“二奶奶真说得不错，就是我家这几年，也很亏他提拔，实在他的钱用得不少。最难是连戏言都不与说一句，这样脾气，我家慧珠才合式。常想托出人来说，把慧姑给了祝少爷，洛姑给了王少爷，后半世，你我日子也靠得住。他们不是薄情的人。”二娘摇首道：“暂时不得成功。可知道祝、王二人，正室还没有娶；他

们读书明理的人，断不肯先纳妾的。将来我看你家两个姐儿，都是他们的人，此时却不好提。”

只见小婢走来说道：“那些人闹的时候，两位姑娘出了后门，随陈少爷回府去了。说过几日才回来。”二娘道：“好极了！我正想送他们出去避几天，在陈少爷府里，是放心的。”

大家正说着，忽见两个人似公差打扮，一老一少，昂昂的走进来问道：“可是聂家么？”王氏应了声。老年的道：“你可是聂王氏？这位可是宋氏？”二娘见问得蹊跷，忙起身让坐道：“二位下问，有何见谕？我正是宋氏，人人皆知，瞒不起的。请问二位上姓？”老年的道：“我叫刘亮。”指着少年道：“他叫周明，敝衙门是上元县；无事也不能惊动，有件公事在这里望一望，就明白了。”在袖筒内摸出一张纸来，递与宋二娘。王氏识得几个字，走过来，看道：

特授江宁府上元县正堂毛，为恃势行凶，乞正风化事：本月初九日，据文生柴士图、包友礼、文童闻南金、民人王义等禀称：“生等向往桃叶渡地方，忽然前岁搬来聂王氏母女三人，本籍苏州，买民人王义之宅居住，与生等近在四邻，并声称投亲来此。居未数月，即延请曲师教伊二女弹唱；又密结著名女棍宋氏，联为心腹，勾引游惰。并有当地元耻缙绅子弟，时为往来，以作靠背。生等忝列胶庠，知关风化，即着王义辞房，囑伊另迁。而聂王氏等阳奉阴违，延宕不去。近日更无忌惮，甚至喝雉呼卢，彻夜不已。盗火堪虞，千人一见。生等万难坐视，时虑祸延。乃约王义同往婉为启导，冀彼有所感悔，而能知止。詎料聂王氏等，迁怒多事，侈口谩骂。稍与争辩，即喝令家奴数十名，将生等摔地痛打，反栽无故诬良。嗣为旁观劝解，始释。伏思禁城之内，胆敢横行，其意不过有所倚恃。不知诱引子弟，法无可逃，殴辱斯文，更无可道。若不严逐根究，将来之行为，非生等所敢拟议。”云云。为此，即仰该差，飞提聂王氏、宋氏及聂氏二女，一并到案，讯明重办，毋得稍有徇庇，致干未便！切切！

年 月 日本县行

王氏看完，吓得面如土色，满身发抖起来。幸亏二娘还有主意，走进房内，好半会，取出两个梅红纸包，递与来差道：“些须菲敬，请收了，买杯酒吃。俗话说：‘千差万差，来人不差。’至于这件事，是非曲直，自有公论，躲不了的。只求二位头翁，稍停一半日，容我们稍为料理。况两个姐儿，亦是在案要紧人证，今日被祝大人叫去，也要接回来，一同赴案。最好笑，是原告一个多认不得。就是房主人王义，连魂灵都没有来一遭，这种无影无形的事，从那里说起。”

两个差人，见二娘很懂事务，说话又明亮，将银包握一握，约有十两光景，颇为欢喜，刘亮把扇子在桌上拍了一下道：“宋奶奶！我看你是个明白人，又会办事，蒙你的情，看得起我们，有一句话，不得不告诉一声，可知道这件事，当真是这一群人告你的么？你说连认都认不得，我也晓得你认不得。你家暗中得罪个人，这人却不好说，所以化出这些人来出首的。”周明侧着头道：“刘老爷！你不要说罢了，紧防说出牵搭来，我是不管的。”刘亮道：“兄弟！宋奶奶是个懂事的人，纵有牵搭，我也要